

人间物语

片羽

即使默默无闻，生命也圆融饱满

| 朱万建 文 |

泥土

六月正午的阳光下，我如同少年光脚立在一块湿润松软布满气孔发了酵的田间泥土上，它像面团一样富有筋道，它像酒酿一样发出醇香。泥土、家园、母亲、大地……我陶醉在它给予我的体验和情感里，而似乎只有最美的灵魂才配得上它的馈赠。

植物生长

植物生长都是悄无声息的，它是人类的榜样——在暗处用力，在明处绽放。

大雁南飞

明日(2021年10月8日)寒露。今日傍晚17时一群大雁，30多只由北向南飞过我行走的树林上空。这是我多年来见到的最大雁阵，排成人字形，比我往年看到的雁阵飞得低些。

南溪河里觅食的鹭鸟

以往每天早晨，几乎都会见到南溪河里觅食的鹭鸟，白鹭最多。尤其在河道改造或清淤时，都是成群的。那时常见到身体吃得圆滚滚的数十只白鹭齐歇在岸堤上的大树上。不过近年来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在河道里放地笼，鱼虾螺蛳泥鳅等迅速减少，觅食的鹭鸟也日渐减少，白鹭也不再时时见到了。有一天拂晓时遇见一位负责清洁河道的中年男子，他说冬天时河里还会捞到因觅食而冻死的白鹭。闻之我一时无语。

作家

最好的作家不是那些到处作声的人，而是那些沉默言少的人。他们像将根深入大地黑暗的树，在生命的升华、超拔中结出果实。

生活

真正的生活是对心灵有广阔影响的生活。

天空已经醒来

节气过了白露，清晨田野上笼罩着一层薄雾。四周静静，路过一片混杂的竹木林，我唱起了歌，我要喊醒一群懒鸟。天空已经醒来，它们仍在昏睡。

欢愉

4月的一天早晨，天气晴朗，万物泛着微光。6只黑鸫，飞在近20

只白鸽组成的扇形队伍里，在田野上空盘旋，像在表达它们的欢愉。

流动

雨止天朗，门前竹林里响起了鸟鸣。空气在流动，灵魂也渴望流动，向着那大自然无垠的美……

汁液饱满的枝条

我希望读到有思想质地和精神质量的文字，它像生活常青的树上汁液饱满的枝条，简洁有力，落地生根。但现在是一个物欲强盛、心力衰落的时代，现代人缺少信仰，所以也少有这样的文字。

群宿的白鹭

天微亮我走进一片缓坡，穿过数十米荒草地后，突然看到百余只白鹭栖息在低凹的大水塘里。我停住脚步，白鹭也一齐腾空而起，我原路返回，云团般的白鹭也降落水面。算是一次莽撞吧。我见到的白鹭，白天单只或数只活动为多，这么多白鹭夜晚群宿，还是第一次看到。这近乎和文学上的一种写作现象相仿：有些诗人、作家是独立写作者，但他们的灵魂、身影会因某种气息、走向而交流在一起。

草地上

草地上我看见一只七星瓢虫，我和它一样，或动或静都背着自己永不黯淡的星空。

叶子红了

叶子红了，多好，多美！像遇到一个个流露真情的人，一个个说真话的人，一个个令我怦然心动的人。

潜隐

七月如火，几个少年在小河里戏水，其中一个不时扎入水里，露出水面时手里举着一个小河蚌。我想起了法国诗人勒韦尔迪说的：“诗人是潜泳者，他潜入自己思想的最隐秘的深处，去寻找那些高尚的因素，当诗人的手把它们捧到阳光下时，它们就结晶了。”

心

我的心像那果实，在山谷密林、坡地灌丛中博采山水之灵气。

遐想

走在大自然中，四季不同的色彩，一天光线的变化都会引起我的遐想。相比其他生物，一个人的一

生是多么美丽啊！如果一直能按照自己的心愿生活，即使一生默默无闻，那心灵也是丰富多姿的，那生命也是圆融饱满的。

刺猬

月光照着草地，一只刺猬从一株树上爬下，穿过草地、小路，在小溪边喝了些水又游过小溪隐没在草丛中。在不到20分钟里，我目睹了一只刺猬的自由、浪漫、信步和从容。

童声合唱

雨天放晴，山野间我听着众多小溪流的童声合唱，这来自天堂的音乐，清澈在家园上空，萦绕在花草树木心中——天地间永不变老的声音，给我带来了数不清的心灵感受。

活法

从青白到火红。黎明告诉我生命美丽的活法。

秋日白杨树林漫步

秋天，是一个从早晨到傍晚都可以在野外游走的日子，每一抹色彩，每一种声音，都像大自然对我发出的启迪和召唤。节气霜降，太阳升起，白杨树已掉落大半树叶，整座白杨树林显得疏朗明亮。走在树林里，我时而触摸，时而轻拥，时而仰望，像走在一座文学的森林……

白杨树林里，有一棵矮实的，像尼古拉·奥斯特洛夫斯基，他的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开启了我少年朦胧的努力和向往；有一棵又高又直的像傅雷，他的《傅雷家书》引导着年轻的我走向纯正和激情；有一棵枝桠少树身光洁的像梭罗，他的《瓦尔登湖》召唤着我大自然和简朴生活的热爱；有一棵落叶较多的像巴金，他晚年怀着批判、自省和忏悔，倡导说真话，他的《随想录》以个人的灵魂沉思民族的灵魂，探索着平凡的真理；有一棵长在树林边缘的像天真简单的王洛宾，他告诉我什么叫一尘不染地走在返朴归真的路上……

秋天的白杨树林，如我心中永恒的木刻画，如“孤峰的森林”，每一棵树都是一座孤峰。

沉浸

沉浸于山水情怀里，宛如沉浸在父母之恩里。

| 吴丽娟 文 |

天井石缝里的绞股蓝

祖宅天井边的石缝里，长出了一株绞股蓝。这个春天之前，一点预兆也没有。不知何时，它兀自从石缝里生长出来。在这栋古宅里，它是唯一的。其他的植物，鱼腥草、车前草、五加皮、岩豆，抑或是兰花，都是父亲刻意栽种的。

这株独自在时光中成长的攀缘植物，不知道经受了多少孤寂，才竭力存活于这狭小的石缝间隙。它细弱、娇小，却坚定地分枝、舒展。它的幸运还在于：它生长在一个惯于培植草药的主人家里，它长着的这座老屋，曾经濒临倒塌却又重焕生机，并且有着好听的名字——金峰挺秀。如若它生在另一座房子里，或许会被主人当作杂草拔除，过早地死于非命；它的种子若是落在它同类喜欢的林下或是小溪边的隐蔽处，也未必会有人在意。

此刻，它纤细的卷须，鲜嫩得让我忍不住触碰的叶片，在投进古屋里的阳光底下闪闪发亮。在这陋室之中，它与另一个天井里栽植的一簇簇鱼腥草，在同一栋屋檐下肆意地生长着。我相信，它一定从未感觉到孤独。植物与植物之间定是有交流的。微风会把彼此的话语从天井的一边吹到另一边。两种惺惺相惜的植物，一起亲历了一场又一场春雨，在共同的空间里体验天光云影带来的每一次呼吸。甚至，它们会去探讨，如何把根须伸进泥土更深处。

绞股蓝，我是从小就识得的。在我们全家还住在村里的时候，我和小伙伴们时常去野外拔猪草，绞股蓝就是我们经常拔回来的一种。长大之后才知道，绞股蓝是一味药，而且有着很高的药用价值。它最早似乎出现在明代一本叫《救荒本草》的书中，这本书考核可救饥饉的野生植物414种，分草、木、谷、果、菜五部，并逐一绘图说明，以备荒年充饥之用。绞股蓝正是这414种野生植物之一。这种我小时候被村人喂食家畜，极其贫贱的植物，有“南方人参”之称，还被民间传为“长生不老长寿药”。如今想来，当年我们养殖的那些猪，口福还不浅呢。

我第一次在祖宅天井里发现这株绞股蓝的时候，是欣喜的。是谁说过，认识一些植物是幸福的事。每到一处，你便会留心观察，每见到一种认识的植物，仿佛见到了旧友，亲切而温暖。

于是，我忍不住长时间凝视天井边缘这株久违的植物，仿佛我凝视的不是一株植物，而是一个春天。大团大团的云朵在我头顶上飘过去，又翻涌回来。雏燕在父亲洗得赭黄的梁下等着母燕一次又一次的喂食。后天井里的兰花香弥漫了整座房子，我身体里某一个部位仿佛在隐隐地融化。

去年的这个时候，我不敢想象这座楼梯腐烂，好几个房间由于瓦片漏雨被侵蚀得不成样子，一面墙体倾斜的老屋能够变成现在的模样。那个时候，我害怕春雨，我害怕每一场雨都可能成为压垮祖宅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从下定决心要拯救古宅的那一刻开始，我所忍受的孤寂或许不比这株古宅中的不速之客少。

这一刻，我长时间地立在这个天井里，凝视着这株鲜嫩顽强的植物，慢慢感受这世上所有的光芒和色彩都汇聚在它的身上。那一刻，我才真正理解什么叫作一叶一菩提。

离开古宅的时候，我同父亲商量，要在它边上搭一枝竹竿任其攀缘，让它在葱茏的夏日里，也能尽情地生长。



春之味

摄影
成华